

青未了

与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5月31日

星期一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美编：
向陈明丽



【文人谈】

张充和：装饰了别人的梦

□薛原

苏州九如巷张家四姐妹的人生故事，最初是从三姐张兆和开始，她和沈从文的婚姻几乎成了现代文学里的一个传奇。“乡下人，喝杯甜酒吧”，又把张家姐妹们一个个牵引出来。而那首“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”的《断章》最终和张充和的人生缠绕在一起，成了说不尽的故事。

《笙歌扶梦》的作者王道从故纸堆中搜抉出张充和的相关史料，围绕着张充和的种种轶事，或以旧日信笺上的诗词，钩沉出一桩风雅往事；或由往昔报纸上的译文，牵连起一段文字因缘；又或借几幅书法几篇短文，敷衍出一场场戏剧人生……如此种种，描绘出张充和的风韵雅致。再如很多人写张充和的文章都会提到张充和的“十分冷淡存知己，一曲微茫度此生”这句诗，王道细心梳理出这句诗其实来源于济慈的墓志铭：“此地长眠者，声名水上书。”

从张充和的轶事里也给历史留下了非典型性的时代注脚，例如1934年，张充和考进北京大学，国文满分，数学零分，被胡适破格录取。在校学习两年不到，因病休学，回苏州养病，在这期间，张充和在苏州家中所办的乐益女中做事。1936年胡适又介绍她进入《中央日报》编辑副刊《贡献》。之前充和曾有几篇小文发表在乐益女中内刊上，进入《中央日报》后，她开始练笔，小说、散文、艺术评论，一发不可收，有时一周三四篇。

关于张充和当年破格读北大，何晓木的《人间清音》一书也做了客观描绘：“北大此期招生投考数千人，各科试卷由各系主任分别总评阅，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胡博士于评阅国文试卷后对人云：此期新生国文试卷以张旋女士者为最佳。言下似有得此女弟子已满足之状，盖张女士报考之学系又适为国文系也。女士年尚幼，俭朴诚笃，不趋时尚，擅长于文学而数学则非其所好，以是此次考试结果，仅以试读生入学，然此殊无碍其努力文学也，吾人当刮目待之。”作者在引述当时记者的正面报道之外，还举了一个反例来说明胡适对张充和的青睐：此年报考北大的学子中，还有一位胡适欣赏的申寿生，数学也很差。考前几个月里，胡适曾多次在其编辑的《独立评论》刊载申氏的作品，并在日记中夸赞：“我看了他的第一篇文章，就知道他有文字的天才；上星期他又送一篇来，果大有进步。”后来，胡适还向编辑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的沈从文推荐申寿生的作品，又在给一名投稿青年陈企霞——后来成为知名左翼作家——的退稿信中，称申寿生的作品是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，是学习写作的范例，还说“文字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，是不会做好的”。再后来，胡适做个人年终总结，视申寿生为1934年他发现的两名“可爱的纯洁青年”之一。《独立评论》向不登文学作品，因申寿生的投稿，胡适一再破例。不过，1934年8月，北大考试放榜后，胡适如此看重的申寿生却并不在名单中，未如张充和这般幸运。对此，作者感叹：“想来，录取张充和，说好听点，叫破格之举，若要较真，便是违规操作。故优秀者再多，也只能优中选优，取其最佳。”在校时，胡适多次赞赏张充和的学问。翌年春，张充和患肺病离校，胡适曾劝其不要放弃。

二十二年后，流落海外的两人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聚首。任职于该校东方图书馆的张充和终于有了小小报

答一下人生道路上这首位大伯乐的机会。她为习惯了助手、秘书代劳的胡适填写借书单，借好书给他保管着，等他来拿；又时时邀请他到家中，准备最好的笔墨纸张供他尽情挥洒；后来，在他离开伯克利时，演唱《游园》《思凡》，为他送行……不过，对胡适对张充和入北大的“破格”录取，“张充和的这番际遇，固然让人津津乐道，但她在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又明知数学无望的情况下还报考北大，既是当时现代教育发展严重滞后造成的社会风气使然，也是一名迷茫青年急切想改变自身窘迫处境的不得已之举。”

1948年年底，张充和从三姐夫沈从文家出嫁，与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成婚，于1949年1月从北平匆匆赴美，临走时只是打了个电话给三姐张兆和，此后便天各一方。直到三十年后，张充和与傅汉思回到北京，与沈从文张兆和相聚。此后在傅汉思与张充和的多方协助下，沈从文与张兆和得以赴美讲学，并与张充和夫妇在美国团聚相处了一段时间。前后两个阶段，沈从文与张充和曾有过多次通信。现在回头去看，这些通信内容更是显得弥足珍贵。而在这些信文中，除了故人清风，更多的是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探讨……

张充和与傅汉思初到美国时，经济十分困难，工作不稳定，居无定所，后来又有了孩子的负担。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两人去了耶鲁大学任教后，才算是经济好转。在信中，在非常年份，沈从文更多的是转述老朋友们的现状，讲述他们的事业和成就，“过去熟人中经常同在一处学习的，有查阜西，在编古琴谱总录，据闻出齐时，将有《辞源》数倍之多。杨荫浏仍主持音研工作，出有《音乐史纲》。相关材料之丰富也堪惊人。有个陈列室在郊外，相当出色。关于古代乐舞图像，多是我为找寻请人加工绘出的，曾印行了套小图片”。

再如沈从文信中说：熟人中住处极近却少往来有老丁，住得较近经常见面有老金，都年过七十，均各健康无恙。卞诗人亦已白发苍苍，其实年纪并不比三姐大，有女儿一已入小学，不闻再作诗。大家夏天多可到海边或庐山黄山避暑廿卅天，惟工作不同，出外或在京，均少见面机会，一年半载他偶尔一来，谈的还不外是他个人“工作”或“失眠”一类事件，说完即走，自我中心抒情而已。蒋恩钿已成裁玫瑰专家，公园中百十种不同玫瑰，多为她培养成功。方令孺往西湖灵隐附近乡下“纳福”，也快七十了，尚多童心。对沈从文信中提到的人物，王道在《笙歌如梦》里一一“补充”：此中提及“老丁”应为剧作家丁西林，“老金”为“金岳霖”，张充和对他的印象是他在跑警报时还不忘记自己养的“宠物”大公鸡。“卞诗人”即卞之琳，可谓与张充和是老熟人，有关他们的故事流传得太多了，但从老朋友沈从文眼中来看，则更多了一些意蕴。沈从文很是善于抓住“诗人的情绪”，“他”的过早的白发苍苍，“他”的“失眠”和“自我抒情”，读起来总令人有一些意犹未尽。文学家方令孺与张充和是同乡，早期在美国留学，在重庆时两人曾有来往。张充和赴美初期，方令孺曾写信去号召张充和回国。

从《人间清音》里不难看出：张充和的魅力在于她不仅能不被生活淹没，一生与诗词、书法、绘画、昆曲相伴共守，成就一段风雅传奇，还在于她何以能如此成就自己的一生——犹如人间清音“装饰了别人的梦”。

【书里书外】

岁暖三友

□赵峰

我读初中时在邻村，离家四五里路，一天来回四趟，很遭得开腿。学校老师多是民办，大多高中学历，也有初中生靠关系当上的。语文老师中师毕业，是公办，有学问，常口若悬河，讲过很多我们不知道的。可有次他说梅兰芳是女的，我没忍住就和他争论，并拿出确凿证据。他面红耳赤，好久都不让我回答问题，不管我手举多高。他有个习惯，讲新课文前，先找个学生读一遍。

记得第一次接触孙犁先生，是学他的名篇《荷花淀》。不少学生遇上生字懒得查字典，就目量着读，或读字边，一般能蒙对八九成。被点名朗读课文的学生，显然没有预习，张口就念了一堆“白洋dīng”。全班人都一手拿书，一手掩口。读到“最后，努力地一摇，小船窜进了荷花dīng”，话音刚落，绷到极限班里就开了锅，笑声快掀了屋顶，比听相声还热闹。老师捂着嘴，背过身也呲呲地笑。

半天老师抬起手，往下压了压，示意安静，纠正说：念“diàn”，不念“dīng”！

孙犁先生的文字，语言一绝！

后来又读了大量孙犁先生的文章，《山地回忆》写得好，但没有白洋淀浸染，那个小女孩可爱，但缺了些水珠儿。孙犁先生的神奇就是三两笔，就勾画出生动人物。如月下编席的水生女人，一会坐月光，一会坐雪地，一会坐云雾的美妙场景。又薄又白的苇眉子，在一个女人怀里跳跃着，要多生动就有多生动，这个女人还用再加颜色吗？

自此我喜欢上了孙犁，到县里读高中时，壮胆花一块二毛钱买了本《孙犁散文选》。这是我第一次买精装本，淡雅的封面，浅蓝上缀了两朵并不鲜艳的荷花，一粉，一白，如他风格。这对我是大钱，需节食几顿，不能吃菜。那时，一碗带肉的土豆丝才两毛钱。

我如饥似渴地读孙犁，从县城搬省城，来济南又几次乔迁，书一直在我床头，是不离不弃的枕边书。从孙犁早年的柔情似水，读到晚年的忧愤深广。条件好了，有能力凑全了孙犁的书，但像个百衲本。书在颠簸中有些破损了，我心疼了好大一阵子。十几年前我结识了著名散文家，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谢大光先生，一见如故。他正是当年那本《孙犁散文选》责编，后来我出散文集，谢先生慨然应允为我作序，最让我欣慰的话：赵峰的散文有耕堂（孙犁斋号）遗风。

蒲松龄更是我痴迷的人，读大学还选修了《聊斋研究》。蒲松龄小说是中国短篇之巅，世界上和他齐肩的人了了，契诃夫算一个，梅里美也算一个，欧亨利也算一个吧。有次去淄川蒲松龄纪念馆，看到有先生石质小塑像，便购一尊，搁至书房，没事就看看。齐都风骨，跃然像上。蒲松龄纪念馆多美女，应景，疑是婴宁，聂小倩再现。

买《聊斋志异》也是精装，齐鲁书社出的，价格四块四。跟《孙犁散文选》比，接近翻了一番，不过这时我已有了收入。

贾平凹在《废都》里写过一个文学青年，那是早年文青的典型，好像姓周。老婆漂亮、狐媚，像是蒲松龄小说里人物，后来跟偶像庄老师发生好多故事，变作一堆“□□□”。他也就此失去了一份打杂的差事，跑到废弃的城墙边吹埙。埙这样的乐器渲染悲愤、呜咽最合适。有次我去台儿庄古城，买回一只。回来顺手就和蒲松龄先生摆在一起，他一生的不如意，埙可以帮他诉说。

冷暖，是世间常态。热过的冷了，冷过的却又热起来。蒲松龄身后的热，估计他自己永远不会料到。闲暇静下来看书，瞻仰像，审视埙，一种莫名常常就涌上心头，偶还会有些碎片所得。只要看到他们，我总是热热的！他们陪我走了多年，难舍难分的朋友一般。